

## 自序

《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》這部書，對我自己來說，是情理交融的作品。我在理性而客觀地分析徐復觀思想之時，不免懷念昔日感性的情懷。民國 54（1965）年 9 月，我從高雄鄉下來到臺北，進入臺大歷史系讀書，那個時代的大學校園瀰漫著濃烈的西化的氛圍，大學同學讀的是卡繆、沙特的存在主義小說，寫的是意識流的散文，我雖然艷羨這些來自戰後歐洲的新思潮，但終不能忘情於儒學與中國文化。在大學時代，我開始閱讀錢穆先生的《國史大綱》，並經由熊十力先生的《十力語要》、《讀經示要》，而接上馬一浮先生、唐君毅先生、牟宗三先生及徐復觀先生等「當代新儒家」的著作，錢、唐、牟、徐等先生筆下所流露的傳統的情懷與民族文化的悲願，對於大學時代的我發出強烈的精神的「召喚」（韋伯所謂的“calling”），使我走上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。

我初謁徐復觀先生是在民國 56（1967）年 12 月 22 日下午六時廿分，在臺北市許昌街的女青年會餐廳。當時是經由先父摯友湖北黃梅涂以仁叔叔的介紹安排，向徐先生請教為學之道。記得徐先生從《史記》〈伯夷列傳〉一路講到中國哲學的特質，聲如洪鐘，雙目炯炯有神，雖已閱 42 寒暑，徐先生墓木已拱，但當時徐先生親切開示的場景，至今仍記憶猶新，歷歷在目。這次面謁之後，徐先生回信時說：「中國哲學非出於思辯而出於功夫所得之體驗。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看中國哲學，則中國哲學非常幼稚，且與中國哲學之中心論題無關」，這些意見與當天面談時的主要內容一脈相承，使我對「當代新

儒家」的基本學術立場有第一手的認識。

在中國「當代新儒家」之中，徐復觀先生生命力極為強韌，正是殷海光先生所說：「他（徐復觀）兇咆起來像獅虎，馴服起來像綿羊」，對於現代中國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與踐踏中國文化的知識份子，徐復觀以獅虎之聲對他們發出怒吼；對於備受欺凌哀苦無告的勞農群眾，他像綿羊一樣地撫慰他們心靈的創傷。幾十年來，我從徐先生著作的字裡行間，讀出了他的一顆「感憤之心」，和這顆「感憤之心」為二十世紀苦難的中國所留下來的文字見證。

這部書並不是通論性質的「思想傳記」（所謂“**intellectual biography**”），而是我進入徐先生的思想世界，探索徐先生的「感憤之心」的學習心得。本書聚焦在徐復觀先生對「中國文化往何處去」這個問題的探索，尤其集中在他融合「民族的」與「民主的」的思考。全書各章寫作時間前後歷經十餘年，但各章在收入本書時均經過大幅增刪改寫，以與全書論述融為一體，第一及第七章則是最近在全書主體完成後所寫。我以虔誠感恩之心，敬獻本書於徐先生之靈前，並衷心期待讀友諸君子的指正。

黃俊傑

2009年7月1日

自序於日本大阪  
關西大學旅次